责编：泓佐 E-mail:ccps6235@163.com Tel:010—62806235

◆热点透析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下的乌克兰危机

□张仕荣

近期乌克兰危机不断发酵，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从乌克兰分裂出去并入俄罗斯成为一个棘手的国际问题，这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造成巨大冲击。

危机演化为美俄之间的深度博弈

当前，乌克兰危机正在深度蔓延。3月16日，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以及塞瓦斯托波尔直辖市举行全民公投。超过九成的投票者赞成加入俄罗斯联邦。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议会17日宣布独立成为主权国家，更名为克里米亚共和国。同日，俄罗斯宣布承认克里米亚共和国为主权国家。随后，克里米亚提出以自治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请求。普京在向议会上下两院和政府通报情况后，批准了接纳克里米亚加入的条约草案。

美国谴责俄罗斯的举动粗暴践踏了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其实最为核心的在于俄罗斯的举动直接挑战到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领导权和影响力。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全力处理乌克兰问题。3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起草的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决议草案举行投票表决，由于俄罗斯投否决票，决议草案未通过。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冻结7名俄罗斯官员和4名乌克兰官员的资产。奥巴马表示：“如果俄罗斯继续干涉乌克兰。我们准备实施进一步制裁。”同一天，欧盟外长会议决定对“破坏乌克兰主权”的13名俄罗斯官员和8名乌克兰官员实施限制旅游、冻结资产等制裁措施。现在，乌克兰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部署的重中之重，美国现在将叙利亚问题、朝核问题、伊核问题甚至巴以和谈都暂时搁置，全力以赴处理乌克兰问题。3月16日，朝鲜再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10枚短程导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仅称“敦促朝鲜对加剧紧张局势的挑衅行为予以克制”，看来美国确实是无暇他顾。

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已经演化为美俄之间的深度博弈，而作为主要当事方和受害者的乌克兰临时政府则退居次席，无论是军事部署还是外交抗议都不为国际社会所关注，这不能不说是在当前国际政治格局下的小国与大国博弈的典型悲剧。乌克兰危机的根源是北约东扩，美国一直决心将俄罗斯周围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国家抽离莫斯科的保护圈，而乌克兰是俄罗斯面对北约东扩的最后一层屏障。从2004年发动“橙色革命”开始，美国竭力要把乌克兰打造成为一个亲西方的“民主、自由国家”，以此作为对抗俄罗斯的重要步骤。本来美国推行的“北约东扩”和各类“颜色革命”搞得顺风顺水，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纷纷加入北约，2005年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颜色革命”，阿卡耶夫下台，美军以“反恐”的名义进驻吉尔吉斯斯坦。虽然目前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争端没有完全按照美方的意愿展开，但是混乱的中东变局并没有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及其地区主导权。由此，美国颠覆“不听话”的国家政权的套路已经成为定势，在“民主和自由的大旗”下，怂恿和支持反对派搞街头暴力，推翻现任政府，扶持代理人上台，同时敲山震虎，促使一部分平时对美国表示不满的国家一片噤声乃至转向。

美国在全球部署特别是北约东扩顺利推进的同时，对于俄罗斯这个大国的激烈反弹评估不够，认为俄罗斯实力萎缩，不可能再与过去的苏联同日而语，即使2008年北约宣布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国”，俄罗斯立刻表明其底线出兵格鲁吉亚，美国仍然未能警醒和自检。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驻乌克兰大使一直鼓励乌克兰抗议者造反，当亚努科维奇政权被推翻，亲西方政权进驻基辅后，他立刻欢呼道，“这是载入史册的日子”。而普京认为事态发展是对俄罗斯核心战略利益的真正威胁，最终出兵克里米亚并且肢解了乌克兰。目前看克里米亚被合并只是开始，乌克兰东部一些城市如顿涅茨克市区，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当地亲俄民众受到鼓舞，已经强烈要求并推动加入俄罗斯联邦。

美国的全球部署最终在乌克兰遇到了真正的阻力，而且可能引发区域性热战。当前，美俄在乌克兰危机中军事方面的激烈对抗程度不亚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有评论指出此次乌克兰动荡，俄、美对局势的反应，与古巴导弹危机美、苏对局势的反应是一致的，只不过立场互换罢了。

美国可以制约俄罗斯的牌不多。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核大国之间不交战的惯例从未被打破，而美国从高层到民众都没有在俄罗斯家门口与其开战的舆论准备及系统的军事部署、国家动员预案，奥巴马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不可能为了乌克兰与俄罗斯动武。仅从经济上制裁俄罗斯，俄罗斯虽然会很痛，但是凭借巨大的经济体量和丰富的资源储备，完全可以挺得住。尽管乌克兰副总理亚采纽克曾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冲突已进入军事阶段，但是乌克兰已经销毁了苏联时代的核武器，更无法反制俄罗斯在常规武器方面的绝对优势。当前看安理会决议遭到否决后，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已经成为定局，乌克兰东部地区也面临分裂的危险，美俄在乌克兰的博弈中俄罗斯略占上风。

危机打乱了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更加注重覆盖全球的战略设计。美国全球战略当前还处于调整期，乌克兰危机打乱了美国既定的全球部署。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始终奉行“两洋”战略（大西洋和太平洋）。在大西洋区域，美国一贯重视欧洲，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接受德国《南德意志报》专访时明确表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但与此同时，美国过去和现在都是“自豪的大西洋国家”，这一点以后也不会改变。拜登强调：“大西洋两岸的联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重要：我们与欧洲的关系是我们在世界上承担所有义务的支柱。”北约东扩是美国的既定目标，重点是压缩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2009年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正式加入北约，从而使该组织成员国总数升至28个。2013年美国和欧盟举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计划两年之内结束谈判，届时美欧的经济联系会更加紧密。

当前，美国最核心的战略部署在于“重返亚太”。在2012年6月3日闭幕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帕内塔提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出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将把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随着东亚合作不断发展壮大，影响持续上升，特别是到“2025年东亚的经济规模将重新占到全球经济的40%，从而恢复到1820年曾拥有的重要地位”，美国已无法置身事外，为此希拉里宣称，“美国的未来与亚太紧密相连，而亚太的未来依靠美国。美国在经济和战略上在继续领导亚洲方面具有重要的利益”。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美国开始军事安全与外交领域的东移，为“回归东亚”战略具体执行做出了一系列动作。此次奥巴马政府将美国的亚洲政策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权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实施的规模、全面性都大大超过以往。

在亚太经贸领域，从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将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简称TPP），当前美国掌控着TPP谈判进程。

美国遏制中国成为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核心内容。亚太区域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崛起。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努力建构亚太新格局对中国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其中遏制与防范的成分不言而喻。美国传统基金会专家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es）毫不掩饰地说：“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在未来若干年内对亚洲安全环境的内涵和结构将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也会造成根本性影响。事实上，一些专家认为北京是很有野心的，并相信中国正在试图取代美国在太平洋，乃至全球的主导性地位。”

以中亚为例，美国通过“颜色革命”成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渗透，可谓“一石二鸟”，既在中亚地区牵制了中国，又打入了俄罗斯的传统领地，一度使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空心化的危险。随着美国国力的衰减，美国无力也不可能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同时遏制和防范两个核大国，同时中俄又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由于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被迫冲到了与美国对抗的前沿，美国在亚太区域的一系列部署将会受到冲击，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也需要进一步观察，这正是当代国际政治复杂性与突发性的集中展现。

危机的未来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人物米尔斯海默在2014年3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中指出：必须终结本次危机，并维持乌克兰充当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缓冲器角色，这才符合华府的根本利益。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美国需要莫斯科来帮助处理伊朗、阿富汗问题，并最终遏制中国——这个美国未来唯一的对手。

乌克兰危机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种下“颜色革命”的“因”，最终结出导致乌克兰国家分裂的“恶果”，美欧今天都品尝到了其中的苦涩。

乌克兰事态常态化的趋势已经显现。由于美国当前的国力无法同时展开与两个区域性大国对抗的全球部署，同时中国一贯奉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对美外交秉持建设性的态度，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即使反击美国的不时挑衅也坚持斗争三原则——“有利、有理、有节”，所以美国本身打压中国的着力点越来越少。而俄罗斯当前在乌克兰的出手可谓破釜沉舟，普京及俄罗斯当局做好了应对西方制裁的最坏准备。因为乌克兰问题触及了俄罗斯的核心国家利益，处理不好俄罗斯将会丧失在黑海的军事存在，随之在欧洲的影响与利益都将不能自保，所以无论普京本人还是俄罗斯民族都输不起这场博弈，可谓背水一战。西方社会认为俄罗斯和普京借此杀出一条血路后甚至可能会重构欧洲版图。同理，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作为直接威胁到了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权威性，美国经营多年的北约东扩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却在关键阶段功亏一篑，美国自然会重新调整战略布局遏制俄罗斯。目前看，俄罗斯占尽了“地利”优势，美国等西方阵营则无从下手，所以美、俄在乌克兰博弈的势头将会逐渐复杂和胶着，美国及其盟国不得已会长期陷入“乌克兰泥潭”。

从古巴导弹危机看乌克兰乱局

□梁亚滨

乌克兰乱局到目前已经持续超过3个月，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一方面，战争虽然没有爆发，但各方的军事对抗已经出现。另一方面，这是美俄（苏联）之间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第二次公开对抗。古巴导弹危机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乌克兰乱局的未来走向。

涉及关键地缘政治利益的国家难以轻易作出让步。在古巴导弹危机和当前的乌克兰乱局中，我们看到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都集中于某个关键的地区，而该地区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从历史联系来看都与其中一方存在重大的战略利益关系。

古巴对美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利益。美国迈向世界大国的第一步就是发动美西战争，夺取古巴。尽管1902年美国承认古巴独立，但依然多次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或者扶植代理人的方式对古巴进行干涉，并且一直占据重要的战略要地——关塔那摩海军基地，以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战略优势。因此，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在面对苏联对古巴的渗透时，表现极为强硬，绝不妥协，甚至做好不惜发动核战争的准备。

在当前乌克兰乱局中，毫无疑问该地区属于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并且与俄罗斯拥有超过335年的统一历史。其中，克里米亚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尤为突出，历史渊源更加深远。该半岛濒临黑海和亚速海，扼守亚欧两大洲要冲，地处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分界，是连接欧洲和近中东的重要海上通道。对俄罗斯来说，如果失去克里米亚，那么俄国海军力量就只能被封死在亚速海内。如果无法进入地中海，那么俄海军连与西方列强进行博弈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夺取克里米亚、获得黑海的出海口就成为彼得大帝以后历代沙皇的梦想。为实现这一目标，沙俄与奥斯曼土耳其进行了12次俄土战争，前后断断续续长达241年，平均20年就有一次战争，是欧洲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系列。长久以来，无论是沙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克里米亚都是俄罗斯维持大国地位和在地中海战略利益的支撑。克里米亚的重要性已经深深刻入俄罗斯人的骨髓中。因此，在克里米亚的去留问题上，俄罗斯会像古巴导弹危机中的美国一样立场强硬。俄罗斯不断通过军事演习和动武授权等方式显示其强硬态度，目的就在于明确告诉美国等西方国家，该地区涉及俄罗斯的核心战略利益，不容他国染指。

即使在“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的核威慑下，军事力量的优势依然有助于赢得谈判的主动权。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事实上美苏都已经拥有彻底摧毁对方的核打击能力，而且包括二次打击能力，所以核武器的“恐怖平衡”已经形成：双方都要避免最糟且有可能会发生的结果——共同毁灭。因此，理论上美苏之间的博弈能力相同，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具体的博弈地点拥有军事优势的一方更容易获得胜利。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动员了80%的空中力量，其中包括装载核武器的B-52轰炸机，以及数百枚实施远程核打击的洲际弹道导弹。但最终迫使苏联后退的关键因素是美国围绕古巴采取的全方位“隔离”措施。为实现这一目的，美国出动了180多艘舰船，以及大量不间断进行巡视的飞机，同时，在佛罗里达州还集结重兵，部署了数万随时待命入侵古巴的作战部队，以及不计其数的导弹。与此同时，苏联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已经先期运往古巴的4万余名军事与技术人员，以及大约42枚尚未完成发射架建设的核导弹。另外一部分是继续向古巴运输导弹的28艘舰船，以及游弋在周边海域的4艘核潜艇。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苏联从全球角度来看依然拥有摧毁美国的核力量，但由于在危机爆发地区丧失了军事优势，最终选择了妥协退让。

在乌克兰地区，俄罗斯拥有相对于北约组织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方面，根据俄罗斯黑海舰队驻军塞瓦斯托波尔港的协议，俄罗斯有权在克里米亚派驻2.5万名军人。因此，俄罗斯在当地合法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俄罗斯本身与克里米亚隔刻赤海峡相望，可以迅速调集兵力进行支援。事实上，俄罗斯已经通过军事演习等手段做好准备，军事威慑能力空前强大。相反，乌克兰的作战部队在俄罗斯面前几乎不值一提，而北约的作战部队主要部署在法德等国家，同时由于牵扯一系列国际法问题，根本无法迅速进入乌克兰。此外，虽然在克里米亚危机出现后，多家媒体传出美国航母编队向黑海开进的消息：包括“乔治·布什”号核动力航母、3艘核动力潜艇和16艘其他军舰。但根据黑海海峡通行的蒙特勒国际公约，美国航母编队没有权利通过该海峡，除非美俄之间宣战，并且土耳其公开加入美国一方。在目前情况下，土耳其没有理由以此来得罪俄罗斯。因此，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中，俄罗斯占据优势，更容易获得成功。

在维护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在次要利益上作出妥协，以避免危机升级。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的核心利益在于确保美国拥有反制苏联核武攻击的足够时间，以维持“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可靠性。因此，苏联必须拆毁并撤走在古巴的中程导弹。同时，在该利益得到满足的前提下，美国也愿意放弃一些次要利益，作出适当的妥协，例如保证不入侵古巴与秘密拆毁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对苏联来说，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并非其核心利益，出发点是为了寻求压倒美国的核战略优势和确保古巴安全。因此，在美国作出让步的前提下，也乐于妥协，避免了危机升级。

乌克兰乱局的发展也很可能会遵循同样的逻辑。对俄罗斯来说，控制克里米亚这一战略要地是其核心利益，无论是将其变为俄罗斯的保护国还是直接合并。因此，俄罗斯在该问题上几乎不可能作出妥协，但是如果在该利益得到满足或者默认的前提下，很可能会在其他问题上作出让步。例如允许或默许乌克兰倒向西方阵营，甚至加入北约。对西方国家来说，乌克兰或克里米亚并非其核心利益，因此在面对俄罗斯的强硬时，也难以采取对应的强硬措施，因此默许克里米亚独立或并入俄罗斯很可能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但这并非意味着西方在与俄罗斯的此轮博弈中全盘皆输，因为其势力范围必然会随着基辅政权的转向而实现大规模向东扩张，从而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对乌克兰来说，本来克里米亚就不是其固有领土，因此虽然难以接受该地区的独立或与俄罗斯合并，但这可能是彻底摆脱俄罗斯控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变局依然存在。如果克里米亚成功脱离乌克兰，那么亲俄的乌克兰东部是否可以通过同样方式脱离乌克兰？因此，尽管克里米亚的去留不太会导致美俄或乌俄之间的危机升级，但东乌克兰的走向却非常可能引发危机升级。

争取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尽管大国博弈从根本上来讲是基于实力的博弈，但能否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对于大国在战略博弈中施展权力和外交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公开对国际社会撒谎，宣称不会向古巴提供进攻性武器，最终导致苏联丧失了国际舆论的支持，严重影响了苏联的战略施展能力。一方面，加拿大、几内亚和塞内加尔拒绝苏联飞机在三国的甘德、科纳克里和达喀尔降落，使苏联丧失了飞往哈瓦那仅有的三个中转站。苏联的战略轰炸机也就无法对古巴进行军事支援，导致苏联与美国在古巴地区进行军事对抗时处于劣势。另一方面，美洲国家组织也授权美国对古巴展开“隔离”措施，为美国在公海地区对其他国家的封锁和强制检疫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在克里米亚事件中，俄罗斯的一系列动作都严格遵守国际法，所有军事动作都根据相关条约进行，而且高举保护人权的大旗。其行事方式大有当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武力介入科索沃的风格，将西方长期倡导吹捧的“保护的责任”反过来应用到西方身上，而且做得更加漂亮——没有发生交火事件。因此，在国际道义上，俄罗斯也获得了一批国家的支持，在国际舆论上也并未遭遇一边倒的攻击，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反倒是，如果美国想要在此问题上通过大规模出兵进入黑海，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武力对抗的话，却很有可能违反国际法。因此，西方国家目前的反应基本上停留在口头上，难以在实质上有所动作。

总之，尽管乌克兰乱局还在继续，依然存在变数，但在当今热核武器和发达资讯同时存在的时代，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很难再发生。作为大国间解决危机的经典案例——古巴导弹危机，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乌克兰乱局的走向和美俄之间的新一轮战略博弈，甚至以后可能发生在其他地区的大国博弈，依然存在强烈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环球瞭望

不把“世界第一”当奋斗目标

□薛福康

索契冬奥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看望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指出，“只要我们立下雄心壮志，奋起直追，就一定能够实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目标”。习近平主席关于体育工作的这番讲话强调了一个重要的发展理念，即大国不等于强国，我们的奋斗目标不仅仅是崛起为世界大国，更是要建成世界强国。习近平主席在其他场合所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也多次强调过这一理念。

仍以体育为例。如果我们在重大国际赛事，如夏季奥运会上成为金牌数第一的国家，但是我们在篮足排三大球的比赛中拿不到冠军，甚至进不了前八名，在最体现实力的男女数十项田径比赛中拿不到相当数量的金牌，那我们仍算不上是体育第一强国。同样，如果我国的GDP冲上了世界第一，但主要依靠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房地产和粗放型农业的产值，而在科技创新上、国际品牌上、环境保护上乏善可陈，在人均收入上、生活质量上仍居于大多数国家之后，我们何以自称世界最强经济体？更遑论世界最强国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这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理念，它不仅要求我们在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克服“唯GDP论”，也同样要求我们在国际竞争中避免过分热衷于冲击“GDP世界第一”的误区，牢牢把握发愤图“强”的目标。

近年来，国际上关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的议论越来越多，这一方面反映世人对30余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反映某些国家面对中国崛起产生了战略焦虑，从而夸大渲染这一前景，变相散布“中国威胁论”，并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实力的国际义务。我们必须在这种“捧”和“杀”的舆论氛围中保持清醒头脑，谨防在别人的忽悠中飘飘然而急躁冒进，以牺牲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代价去争抢这顶“GDP世界第一”的桂冠。以中国的人口和幅员，以目前的发展速度，我国的GDP在将来某个时候达到世界第一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完全不必按别人吹奏的节拍起舞，乱了自己的方寸。

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展理念就要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过度消耗资源能源、破坏生态环境、低效益甚至纯粹是浪费的产能，并在此过程中消弭金融风险，缩小贫富差距，增加科研、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保的投入，促进社会和谐。这些都可能导致增速放缓，GDP下降。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如一个胖人的减肥，虽然体重轻了，但血脂、血压和血糖指标都调理正常了，人更健康，生活质量更高，应付各种挑战的能力更强。这样的“瘦身”绝对优于受“三高”困扰的虚胖。

上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向全党全国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即“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现在，距邓小平提出这一战略思想已经20余年，而我们面前的地平线上又出现了“GDP世界第一”的光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还要不要坚持“韬光养晦”？在这个事关战略取向的重大问题上，显然存在着认识分歧。我的看法是，与20年前的情况相比，当下的中国更加有“光”可韬，有“晦”要养。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意义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有针对性了。

有人或许要问：国家不比个人，中国已经是GDP世界第二的大国，怎样“守拙”，如何“韬光”？其实，“韬光养晦”并不是故作姿态，放低身段，而是要提高历史站位，扩大战略视野，科学客观地看待“GDP世界第二”这样的现象，既看到它的成就，也看到它的问题。只要想想我们需要出口8亿件衬衫或一亿双鞋才能换回一架客机，想想中国还有1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想想我们的祖国还没有实现统一，想想我们还有陆地和海洋领土被人侵占，没有收回，我们就会清醒，知道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妄自尊大的本钱，就不会热衷于追求“GDP世界第一”的虚名。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心态，我们就能克服浮躁，沉下心来，做到“善于守拙、决不当头”，脚踏实地，努力奋斗，争取早日建成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和国家治理体系五个现代化的世界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